

咱们喝个上午茶

——怀苏秀老师

陈飞雪

飞雪：

这是我写得最费劲的文章。一不能违反我的原意；二得让人挑不出毛病，哪怕是……不同意给邱岳峰平反的人。只不过我用词温和，我说“看淡一点”，实际该说“去他妈的吧”。

苏老师去世后，我整理邮件，这封写于2007年11月29日，附件里是她刚写成的文章，《他为什么要死？》。

“他”，是邱岳峰。

“他死”，是1980年3月30日发生、很多上海人闻之惊异继而黯然、更多人要过两三年才陆续知晓的不幸。

“他为什么要死”，是存在苏老师心底近三十年的桩事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苏秀老师八十一岁。2005年她的回忆录《我的配音生涯》出版，读者和媒体猛烈的关注，让她意外也给了她鼓舞。她找我和孙浩去，起意为她的老师和老同事，上译厂四个老头儿，陈叙一、邱岳峰、毕克和高华，做本书。“我把这件事当生前最后一件事，你们帮我。”“余太君”说干就干，为他们找资料，带头写，写每个老头儿；她一篇篇约稿，曹雷、周克希、陈丹青、崔永元、黄蜀芹、曹景行、程乃珊、彭小莲、林栋甫、潘我源、赵慎之、陆英华、童自荣、狄菲菲、严峰……她在几乎每一篇后面写点评，记录有料的往来，甚至亲自为刘广宁和程玉珠做口述记录和整理。她不想错过任何应该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人。还有中国配音网论坛时期的资深网友，天涯四地，各执各业，十五年来仍有一半以上和苏老师保持着深厚的联系。

事情竟然做成，二十七万字的《峰华毕叙》，三十九位作者，一张电影录音精选mp3（多么古早的介质，早已一碟难求）。苏老师这篇写得最费劲的文章，出版时改了标题，“如果，他能将一切看淡”，温吞吧？波澜不惊。我去商量书稿，苏老师说，老邱追悼会那天，厂里并没有让想去的人都去送行，那天李梓主持，老师的好朋友韩非念了悼词；她仍然在永嘉路383号上班……1980年的眼泪，直到这篇文章写成，坐在电脑前，才任由它热地淌下来。

上海人就没有断过思念邱岳峰。无论是受过他资助和通信鼓励的中学生，还是当年21路电车调度员小伙子、后来的画家和作家……上海人也在有些无处安放的念想，要放在邱岳峰这个名字下的。否则去年林栋甫在他的酒吧吧为邱岳峰百年诞辰纪念会，不会有扑扑满的人戴着口罩都要去了，视频也不会百万点击量。而苏老师一直在思考，思量，找谜底，她终于等到机会，能再没有机会说话的老头儿们说话，就毫不犹豫抓住。为这仗义，她当然地累病过几回。

2022年封封开的一个缝隙，我去看苏老师。说起这本《峰华毕叙》恐怕没辜负苏老师当年的发愿，公号流传的不算，至少有一万个读者看过纸质书，它那个看似奇怪的书名也没有读者挑剔，豆瓣一直在8.8分，多抓鱼标着“稀缺绝版”，我候了好几个月没买到。苏老师就笑。说起林栋甫在操办邱岳峰百年纪念酒会，央给她们录一段视频或音频。苏老师说，好。又问我，你知道黄毛（邱岳峰的大公子邱必昌先生的小名）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给邱岳峰平反啊，而且是公开地说，说了好几回。黄毛大概



一直感念我这一点。

我做这本书的时候，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一张我和邱岳峰的合影，哪怕是几个人在一起的。只有一张1954年拍的集体照。上面大约有二三十人。潘我源说：“邱岳峰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不但不跟你合影，谁也不会有啊。1956年以后，凡是大伙儿拍照，他都会躲得远远的，免得别人尴尬，叫他还是不叫他呢？”（《苏秀编著《峰华毕叙》p75，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版）

我时常想那些传闻里没能穿过生命整谷的画面。邱岳峰的躲，是自尊的他唯一能保持体面的做法，正如做人和配戏都“太认真”“太在乎”的他，最后选择彻底躲开人世。我也时常想，如今流行的“只要你不要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”，如果邱岳峰听到，是会为之脸红，还是恼怒这德三样，抑或者是不响，默默给儿子或资助的中学生还有家中正遭困顿的彭小莲信里加一句，要多学本事，要做个好儿人。苏老师八十岁想通了：老邱啊你就该“去他的吧”！她仗义而起，落笔成文，不放过每一次公开说话的机会，把含混到沉痛的历史的尘埃擦拭一清，将隐没的老伙伴清清楚楚地推到前面，哪怕以一己之力，哪怕最终还是被剪掉。做这些，是苏老师的体面。

苏老师赶上了1984年一刀切退休，加上当时没有评一级演员，退休工资是低的，我知道数日后很久不敢相信。然而这好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她凡事讲究，爱请客，又朴素又“浪费”的行事风格。她持久地保留着老一辈人在家里招待客人的礼仪和爱好，老同事熟朋友大多尝过她做的罗宋汤。外面再贵的餐厅，若不合口味，宁可剩在盘子里，也绝不勉强自己多吃一口。她朋友多，什么年龄的都有，大家喜欢时不时找个理由往她身边聚。因而她足不出户，又万事知晓，也就不好糊弄。天南地北的同行、老同事或晚辈做了点什么，她都看在眼里。于是常常见她请客，还特别关照，“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啊，我有稿费呢。”出版社的稿费，能有多少？于是常有敬爱她的和那些不听话的，偷偷去把单买了。她回家日记里会记下，“与黄其等聚会，我说好我做东，倪康还是先把钱付了，我坚持把钱还给了她。其实我诚心要请客，并不是假客气，还是‘恭敬不如从命’。这一点飞雪做得最好，她知道我从来不会假客气，因此不会跟我争，会爽快地同意的决定。”（《苏秀日记 2017.5.19》）

我最后一次受苏老师招待，在她的养老院。2022年10月7日，国庆假期最后一天，彼时已经不能上楼去她的房间探望，我带着前一晚做好的牛奶吐司，她想吃的红肠，一盒糟香带鱼，等在一楼的会议室。这里虽然冷点儿，但安静，有桌子，可以谈稿子或看资料。十点钟，小助理推着苏老师轮椅来了，左右手还挂了一只大包一只小包，轮椅上的苏老师手里抱着一只大玻璃瓶。苏老师开心地摇摇玻璃瓶：“红茶，我候着时间泡好的，哈哈。”大小包打开，“这几个小碟子放桌上，黄油我让她们切好了，你的面包拿出来，也搁碟子里。看林栋甫给我买的酸黄瓜。熏鱼，都椒做的，国庆节他们一家从杭州来看我，这一块特为给你留着。”她喝水少，但也要我给她倒一口在带来的纸杯里，“咱们喝个上午茶”。我为她涂一块黄油面包，她一旁看着，忽然说起半句邱岳峰的台词：“要点儿奶油～～草莓，奶油～～……”我们这讲究，穷开心了，哈哈哈哈哈！

苏老师生于1926年，大半辈子惯用钢笔，字迹如人，秀且有力。七十五岁学会用电脑后，晚年写作、写信基本就“换笔”了，前后用过两台笔记本电脑。直到高龄她都不怕学新事物，“但凡年轻个十岁二十岁，我肯定开车拿驾照了，到处走走。”苏老师有点平足，年轻时就不擅走路。2022年，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想收藏苏老师的手稿，特别希望苏老师能把《我的配音生涯》手稿交给上图收藏，然而苏老师晚年写作都用电脑，并无手迹留存。受黄显功先生委托，10月能进养老院间隙，我与苏老师面商。苏老师略沉吟：“我答应他们，新写一篇，手写。”苏老师总是有办法。我隐隐觉得，她有话要说。11月26日，苏老师发来微信：“上海图书馆要的手写稿，我已写好，标题《那时的译制片“有毒”还是有益？》（横格纸，共8页）”。八页！我连忙回复不要快递，等我过来取。然而很快苏老师又封了。苏老师发来微信：看样子这次至少三个月。

然后就到了2023年1月10日，龙华永安厅。送别苏老师出来，收退大姐把从遗物里整理出来的手稿交给我，说，原样，没动过。我接过来。一叠连页的蓝色横线纸，左上端，一白一粉两枚回形针别得好。首页是封面，2023.12.12，翻过来，新一页顶行居中标题：“那时的译制片到底是‘有毒’还是有益？”，然后

是一气呵成整八页的文章，气息沉静流畅，字迹端正娟秀，几乎看不出克服手抖的过程和迹象（要是能当面拿到，苏老师会不会暗得意地让我猜她怎么做到的吧？是啊，怎么做到的啊苏老师，10月份那次请您签名，您写了两个就搁笔了）。第八页只有一行，文章就收尾了，没有句号。没有写序号。空一行行下落款：“2022.12.12 苏秀”。两枚彩色回形针别着的一叠纸，整齐，柔和。我手心里捏了一团火。

回来翻邮件和微信聊天记录。12月13日，苏老师发过来一张照片，靠着小圆桌几坐，茶几上是黄毛送她的一盆圣诞树，圣诞节气氛。我看看她，黑色绣花羊毛衫，身形似又缩小了一点，但脸上是快乐的。每年圣诞节她都要发贺卡邮件给我们，Merry Christmas & Happy New Year，新年一到她就算97岁了。外面，瘟疫的海啸正步步紧逼。我微信问，能不能进养老院看她，她回：“不能。据说要很长时间。三个月起码。（房间）外面15楼的头头跟我说，春节能不能放我们回家都很难说呢。”这一天，邮箱里是她和我讨论给新民晚报的约稿的文章，她写道，运动员要有一颗大心脏，有时候，心态比技术更重要。新年来临前，给上图的手稿和晚报的约稿，她都完成了。一诺千金。只是无人料到，这两篇文章竟成她的绝笔。然而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，这世上有一个体面人，或许她心里知道。

十二天后，癸卯新年正月初一，我对苏老师的手稿，录入校对完，电脑显示3212字。我坐在那里再次陷入迷思，她怎么做到的这么持久不垮呢。手稿是年前就捐赠给上图图书馆了。1月17日，在她熟悉的、写在书里的淮海路上，永远住下了。从上图出来，太阳不紧不慢西斜，对面La casbah coffee生意依然不好不坏。沿着淮海中路向东望，望向长乐路、永嘉路、襄阳公园、东湖电影院，国泰，宝大西菜社，淮海小学，上音附小……望见她的家，她的上译厂她的大学，曾经在附近生活了五十二年，如今拆了个七七八八的她“生命中的淮海路”……苏老师又回到了她眷恋的这座城市的深处，带着一辈子严谨工作养成的守时，重然诺，在一月的阳光下，走着，微微笑着，告诉我那个没有写下的句号，或者无尽的省略号。

2023年5月26日

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杜甫的《望岳》，是万口传诵之作。古来的解释，都把本诗理解为站立在山外的某处遥望。讽咏多年，我并不觉得这个解释有何不妥。直到某天，我突然触一触一般想到，诗人所写，会不会并非某处一处的张望，而是在风尘旅途之上、朝朝暮暮之间的凝望呢？一旦开始这样想，诗歌便越读越生出更多意趣来。

诗歌首二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，聚焦于望山，本来很清楚，关键是次句如何理解。宋代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中引师氏注：“泰山跨齐鲁两国之境，眺望其山之青，已穷齐鲁而其山未穷，故曰‘青未了’。”“已穷齐鲁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诗人走遍了齐鲁，还是望遍了齐鲁，还是说泰山横跨了整个齐鲁？这些显然都过于夸张，有悖事实。还是后来清人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（后简称仇注）以八字释之，谓“自齐鲁至，其青未了”，要清楚许多。泰山是古代齐国和鲁国的界山，山北属齐，山南属鲁，所以仇氏的理解是，泰山绵延在齐鲁之间，其青未了”。这样的解释自然是不错的，但细思之下，则又充满疑问。

疑问之一，“未了”是一个动态的表达，暗示着延续和扩张，充满流动性。这个流动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？疑问之二，后面“阴阳割昏晓”，形容山之高大，隔绝日光，所以山南山北有昏晓明暗之别。同时写于山南山北，似乎诗人的目光也是流动的。那这个流动是真实的呢，还是想象的呢？疑问之三，颈联表现了时间的流动。“荡胸”句写的是晨景，朝

岱宗夫如何？

——重读《望岳》

刘摩诃

云出岫，足以荡涤心胸，次句归鸟入望，显然已是黄昏。清代吴见思《杜诗论》便说：“天际层云之晓生，凝望精专，直至暮天归鸟而后止耳。”诗人又真的如吴氏所言从早到晚望望一整天，还是在想象展望？一整天这样眺望，不知道诗人的脖子会不会抗议酸疼，脑子会不会抱怨无聊？所以应该像明人王嗣庵《杜臆》中理解的“自身在岳而神游岳顶”吗？如果取立望的解释，当然王氏之说最为合理。这时，回到疑问一和二，诗人也都是站在那里想象着山势的未了和阴阳的分隔，而非亲眼所见。加上最后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其完整首诗所写，都是因望岳所引起的想象，是思想而非实景。这时，“望岳”的“望”便成了一眼看过之后的无尽想望，成了云烟变幻的幻景内视。

上面的理解不能有什么问题，但还是让我隐隐有些不安。齐鲁的山川原野古朴繁茂，光影在泰山峭拔的山崖上明灭变换，清晨倾崖而出的白云仿佛东海的波涛，归鸟在黄昏时分飞进紫色

山峦，这些美好的景象难道没有真的进入诗人的眼中，没有给过诗人以无可名状的真实感动吗？想起我自己曾经体会过的震撼。当年本科和硕士我都在济南读，每个寒暑假回家，火车先沿京沪线南下到徐州，再沿陇海线折而向西。离开济南不久，泰山就渐渐出现在车窗外。那种绿皮车保持着从容的节奏，车速正好可以让泰山不紧不慢地逼到眼前，直到充塞天地之间，压迫我的呼吸。岱宗夫如何？

“岱宗夫如何”，引得杜甫想出这样妙不可言的诗句来！《韩诗外传》里面有一段文字形容高山，来解释仁者何以“乐山”：“夫山者，万民之所瞻仰也。草木生焉，万物植焉，飞鸟集焉，走兽奔焉，四方益取与焉。出云道风，从乎天地之间。天地以成，国家以宁。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。’乐山之谓也。”这吞吐天地的博大，非泰山何以当之。我们的诗人该如何表现这种博大？直接堆砌描绘高大、峻峭的形容词，都只会让泰山成为

与其他高山等量齐观的山，却无法使它超越于众山之上。唯“夫如何”这个虚词加疑问词的组合，才能以虚空包容万有。似乎诗人慨叹而出“岱宗”之后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形容，唯有踌躇之、感叹之、这踌躇感叹的情态，全由一个“夫”字体现出来。而“如何”，是设问，更是感叹本身。而且三个字声音平缓周正，也最能体现博大之感。后来抗清不屈，复周游天下的李长祥在《杜诗编年》中说：“三字精神含蓄，是收拾大山水心眼。三字举目之观，意思随流无穷，不是刻画”望’字，‘望’字精神亦即在此。”到底是有大气魄大阅历的人物，杜甫的伟大，都被他说尽了。这样的诗句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被天地逼迫着喷涌出来的吧！

只是，杜甫难道并没有亲眼望见泰山的博大与神秘，没有因为这博大与神秘而呆若木鸡、噤若寒蝉？他仅仅是在一望之间，就能想象到泰山的千般变化与万壑风云，就能被迫唱出“岱宗夫如何”？我不敢相信。没有长久地、多角度地凝望，没有亲身感受到那无言的震撼，是写不出这样从心里涌出的伟大诗篇的。陈贻焘先生在《杜甫评传》考证，天宝四载夏天，杜甫来到齐州（今济南）游玩，秋天，他又到鲁郡（今兖州）访李白白。从济南到兖州，一路南下，跟从前坐火车的路线一个样，不正是要沿途与泰山为伴，一路高在望吗？于是朝见云生而心潮如荡，暮睹鸟归而眼目欲裂，以至那些响亮的明，整的暗，山北的昏霾，山南的光耀，从早到晚，望中在眼，看之不倦。诗人终于脱口而出：岱宗夫如何！如何？从北往南，由齐人

鲁，沿路望之，那青青山色总在眼中，仿佛永远不会消失。秋天的天空无限高远寥廓，上摩苍穹，下镇地轴的泰山，在这样的季节里无疑显得更加伟大。伟大的存在给予的诱惑也格外伟大。诗人很难不相信，只要他一登绝顶，长啸吐气，天地便会许诺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，一个伟大的人生。他能抗拒这个诱惑吗？二十二年之后的大历二年，垂垂老矣的杜甫居住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瀼溪西岸的草堂中，后园之后就是绵延的巫山群峰，衰老多病的他却再无登上山巅的可能，于是只能在山脚处略事攀登。在那里，视野是望不到山外风景的，他只能想象和回忆：“昔我游山东，忆戏东岳阳。穷秋立日观，矫首望八荒。”（《又上后园山脚》）当年，他果然登上了泰山绝顶的日观峰。

光明的未来，杜甫从来不曾拥有，但他得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生。人生并不会来得伟大，唯有当某个时刻，诗人把自己应许给了伟大，他的人生才从此变得伟大起来。这个时刻，就是望岳的那天吧。

6月回望，上半年中原的气候很诡异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今年才开春的时候，2月底3月初，辛夷、玉兰开花时郑州早高高温，3月9日郑州和安阳高温拉高至30度。然后，3月半倒春寒天落桃花雪，蛮大一场雪，杀气腾腾的。接下来，似乎是要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预测和警示故意闹别扭，癸卯冷谷雨——冷立夏——冷小满，低温复低温，直到6月开头麦收芒种，冷雨不间断，高温天气硬是没有出现。原本5月底要开花的红白紫薇与梧桐，一直没有开。2022年，去年5月半之后高温干旱疫情交织，30度以上热天一直持续到麦收，接着又高温夏至高温小暑。今年呢？5月初甘青和陕北飞雪，低温波及中原，阴冷持续徘徊。网络资讯曰，晋南地区甚至冻死了育雏的燕子。

“小燕不过三月三”，是郑汴两地方志记载的古老民谣。直到本世纪开头二十年，我亲历并见证的物候，燕子依然是每年清明回来，燕子临水穿柳，回归居民屋檐下，4月初到达郑州和焦作黄河两边。然而，眼看着气候暖化节节高，最近几年，春分燕子即归来。但今年，春分又早早归来的燕子后悔了！郑州地区虽然不至于倒春寒冻死燕子，可是，今年燕子却无处归巢——黄家庵旧村遗址的南北铺面廊檐下，店家不约而同拒绝燕子，故意弄坏头顶上的燕巢，不许燕子归巢育雏。5月下旬乃头窝燕雏出窝的时间，眼前根本见不到小燕，燕子只在临水的河岸急急飞，盘旋再盘旋。倒是乌鸦日益增多——全年都可以见到比乌鸦高一号的乌鸦，芒种夏至到了，它也不远离一号往郊外去了。十多年前，谁知道百舌鸟的大名叫乌鸦吗？5月中旬那几天，今年我接连见到鸭宝宝在林下练翅，任你人来人往，它只管耍呆卖萌任人拍照。

和燕子的困厄同病相怜，癸卯蜀葵花也少见。常有花鸟相伴固然吉祥，可喜怒无常之人，栽花种草全凭主观一时好恶。这一年大力栽桂花、修花坛，闹得鸡飞狗跳，舆论沸沸扬扬，市民闹了顺口溜，且在手机上刷不停。又一年改造穿城主河道，许多长了几十年的乡土杂树和景观树被刈除，夏天汛期到了，公示的工期却一再延误。还有大道边的绿化带带，绿道兴起好些年了，开头因为马路拓宽，高架路修建，再后来是修地铁，绿植绿道为之二反复，不停修改变化。这阵子流行南树北移，就一股脑儿移植嘉木奇树；换一阵子，开始重视本地树种，景观又是一变。初夏来临，郑州的蜀葵应季开花原本很招摇，大阵仗不弱于之前的头茬月季月季开花。世纪初人在豫西出差，三门峡、陕州和卢氏、灵宝，数十里蜀葵开花高速公路绵延；如今，那里变成了红石楠和树月季，木槿和紫薇。我们所在的社区，北云鹤和电视台相邻的地方，曾经沿墙地带全是蜀葵，仲春逢开花的时候像青纱帐；4月中下旬蜀葵开始开花，自下而上节节高，蔚然林带花满园。可人性弱点难抑制难克服，人嫉花好作践花，不仅活动人员有的在花下大小便，就是小区里的居民，也有不主气的，遛狗纵狗，不爱护花。于是，好花蔓延了二三年，管理者一气之下，怒而刈除了蜀葵，自毁美丽景观。今年就是远一点，原本的蜀葵花也好几处不复存在了！

但蜀葵难逃。我家过了北环，隔路有一片绿地，小区紧挨着的绿地蜀葵还保留着。但因为春来气温持续低迷，原本4月中旬见花的蜀葵，这次直到五一来临才见花。花不旺，从下往上开花的节奏慢吞吞。

这是咋了？人和花鸟的宿命与困境，便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又滚下来的隐喻和象征，至今没有完。所幸是快要收麦子的時候，我在

燕子蜀葵葵菜

何频

老家的地界饱看了一回蜀葵花——因为蜀葵画而赏蜀葵花，画画互鉴，交相辉映，补偿了今早在郑州的缺憾！5月28日这天，我们结伴过黄河，来到温县的段村看文友李玉梅的蜀葵画展。爱好作画的李玉梅并非段村人，她从机关退休之后，调整画画思路，专心画蜀葵，之前在郑州已经尝试办展，在省会文艺界和文友中间获得好评。疫情期间她克服困难，远赴太行等地对景写生画蜀葵，和京城名家交流，虚心学习，用笔用色层层更上，这次拿出精心创作的近百幅蜀葵画，美其名曰“蜀葵进段村”。这里是她的创作基地，也是她尝试用花卉振兴乡村的实验基地。段村出产好山药曰“铁棍山药”，加上房前屋后广植蜀葵，此地和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、司马懿故里皆临近，连成一线促成乡村旅游，可以帮助农民致富。李玉梅大姐的这一举动，吸引了包括省花卉协会会长在内的诸多人士，一同从郑州过黄河来到段村。蜀葵在河南，花季和麦收同期，在怀川遍地流金的大地上，古老的段村，十字街头和村路边，若阡陌奇葩，瑶花琪树，五颜六色，高大深密的蜀葵花醉翻了来宾和乡亲们。

蜀葵花开于各地，叫法和花期不尽相同。北京人叫它端午花和端午锦，我老家叫牛（偶）屎盆花，专指其果实的形状。在敦煌，西北人叫它包子花，针对其花蕾而言。蜀葵开花，颜色十分丰富，红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红的有各种色相和层次，另外还有黄的。单瓣和重瓣的都有。

我的印象，蜀葵在北方和边疆居多。夏天在高原，晋北、内蒙和新疆、云南等地，蜀葵花映着蓝天白云，伴着民歌行进最宜。同样的季节，我在湖南，从长沙、衡阳又益阳，全是荷花荷塘，完全见不到路边开蜀葵。

蜀葵古名戎葵，有人努力证明四川是原产地。流沙河先生在世的时候，《成都晚报》还红火，为此有过呼吁，最后却没有定论。这我是见证人。山西朔州市花是蜀葵，全国唯一的，当地人亲切叫蜀葵为大花。人在坝上游览，张家口出了大境门沿着一道山谷迤逦向北，系旧年的古茶道，中蒙俄贸易通道走骆驼的。现在依然村镇稠密，蜀葵、向日葵和早金莲、大丽花、波斯菊，一并开放，别样之塞外桃花源。当地人把波斯菊不叫格桑花，叫松竹梅或扫帚梅。中秋节，10月在新疆伊犁，霍尔果斯大桥下面的果子沟，加油站却有蜀葵结籽了还开着棉花红艳艳。若非亲临，不可想象。

菊科的向日葵，是明朝以后才来的。同样说晋北和内蒙，包括冀中白洋淀及雄安一带，油菜开花和蜀葵花交织，美丽风景令人难忘。千叶花重瓣蜀葵，开花似拧绳辫子一样。六一那天，我按照朋友的指点，到附近一个小小区里寻找重瓣蜀葵花。下午五六点，斜阳明艳，有老两口在一层层后打理菜圃和花草，女主人说，你迟了，前两天咱这花好娇人，不料它一年比一年退化，现在远没有刚开始的阵势了。千叶蜀葵花毕竟少，我对着它和向日葵，一并拍照赏之。

葵花与葵菜，自是两类。汪曾祺考葵菜，认为木耳菜是其中之一。真正的葵菜，青青园中葵，汉魏时代的葵菜，今天在湖南四川云南，依然是蔬菜。川人叫它冬寒菜，江西则叫蕲菜。清明节在上饶，早市里大捆的蕲菜卖，我大吃一惊，这不正是古代的葵菜吗？远在我之前，吴状元早就把江西叫蕲菜之葵，记录在案了。

